

## 争议中的散文形神理论及其评价

马汉钦, 刘 飏<sup>①</sup>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在我国现当代散文理论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形散神不散”论。“形散神不散”论一经提出,即广为流传。“形散神不散”的确可以用来概括散文“形”“神”之间的自然和精巧、挥洒自如和细针密线、信手拈来和刻意追求、信笔所致和别具匠心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它是散文的一大特点。

**[关键词]** 散文形神理论; 形散神不散; 散文本质。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1-0083-03

20世纪社会文化大变革对中国诗学的一个重大冲击是,传统的诗学观念被无情地边缘化,以至于多数时候,人们已经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了。然而我深信,只要是符合艺术规律的观念,不管它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它总是不会消失的。形神理论就是如此。如果说它在现当代我国其他文学艺术领域里尚是支离破碎地存在着的话,那么它在散文领域里却是蔚为大观、一枝独秀。试申论之。

### 一 提出者言

在我国现当代散文理论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形散神不散”论。它关乎人们对散文本质特征的认识。然而,何为“形”?何为“神”?何为“形散”?何为“神不散”?亦是众说纷纭。我们且先看一此论的提出者是如何表述这一问题的。早在20世纪40年代,散文作家李广田曾写过一篇题为《谈散文》的有影响的文章,第一句话就是:“散文的特点就是‘散’”。文章围绕这个观点,比较了散文与小说、诗歌的不同,认为散文的主要特点是一个“散”字;然而,散文也决非“散漫”或“散乱”之文,而应像一座建筑,也应当像一颗明珠。李广田此说,可视为“形散神不散”论的一个雏形。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此论又被重提。老作家师陀在《人民日报》“笔谈散文”的专栏发表了一篇文章《散文忌“散”》。他在那篇文章中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散文并不是要写得散,而是和其他文体一样,要写得集中紧凑。你可以写景、叙事、抒情、发议论,也可以时而叙事,时而写景,时而发议论,尽你的能力,把风景、人物、议论组织在一个题目下面,但是要分层次,要有步骤,就像我们日常工作,一步一步接近目标,把意思说明白,一篇文章也就写成

了。八股文讲究起、承、转、合,作为文章做法的一种,本来不坏,坏就坏在它专讲形式,又规定成为惟一的形式,全不管内容。我们应该反过来,先讲内容,有了内容再讲形式,量体裁衣,有了具体的人,才谈得上如何打扮他。<sup>[1]</sup>

老作家在这里强调“散文忌‘散’”,“忌”的是散文谋篇不分层次、没有步骤、缺少目标的“散乱”。这实际上是在强调散文结构的严谨性。这一论述就其精神内涵而论,当然是有其精到之处了。

然而,作家王尔龄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乍看起来似乎和老作家师陀有些针锋相对。他也在《人民日报》“笔谈散文”专栏发表了一篇文章,名曰《散文的散》。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散文的特点正在于“散”。……这“散”不是“散漫”的“散”,既要用墨如泼,又要惜墨如金;既要撒得开,又要收得拢。<sup>[2]</sup>

下面这段话则明显是针对老作家师陀而说的:

有人说,散文忌“散”。从文章组织上看,这自然是对的。但若从文章的取材看来,“散”正是散文的特质。<sup>[3]</sup>

在这里,王尔龄主张“散文的散”,实际上是着眼于散文的取材与运笔,特别是散文在取材方面的“散”。当然,他也并未否定散文忌绝对的任意性,特别是他也肯定散文在组织结构上要力避其散漫。不过,我们也看到,王尔龄和老作家师陀实际上是在各说各话,因为虽同是一个“散”字,“散文贵‘散’”的“散”和“散文忌‘散’”的“散”并不是同一所指、同一概念。这就需要有一个明眼人看出来并加以指出了。

这个明眼人就是萧云儒。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此文虽短,后来几乎达到了接近经典的地位。此文即《形散神不

**[收稿日期]** 2007-10-21

**[作者简介]** 马汉钦(1966-),男,湖北洪湖人,南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sup>①</sup>江西上饶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散》。他在文章中这样说:

神不“散”,中心明确,紧凑集中,不赘述。形“散”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是指散文的运笔如风,不拘成法……会写散文的人总是在平素的生活和日常见闻中有所触动,于是随手拈来,生发开去,把深刻的道理寓于信笔所至的叙述中……时而勾勒描绘,时而倒叙联想,时而感情激发,时而侃侃议论。鲁迅先生的散文是这方面最好的典范。他的散文……虽然运思落笔似不经心,但却字字玑珠,环扣主题;形似“散”,而“神”实不散。<sup>[4]</sup>

《形散神不散》一文,实际上就把王尔龄和老作家师陀各说各话的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从而在“散文忌‘散’”与“散文贵‘散’”这各执一端的二说中实现了对立统一,可谓持论全面,阐述确切,是一个十分有见地、也相当富于概括性的命题。

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形神理论的命题就这样被一个曾经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萧云儒给提出来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乾坤也决非这三篇文章所定,更非萧云儒一人所定。这是在我国古代形神理论的厚实基础之上所构建的新时代的理论大厦,是形神理论在我国现当代的新进展。

## 二 阐释者言

“形散神不散”论一经提出,即广为流传,乃致于后来达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由此可见“形散神不散”论的活力及魅力之大。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后来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形散神不散”论,大多已不是萧云儒先生的阐释了,而是人们借“形散神不散”这句富于高度概括意义的话语,来表达自己对散文的某些认识。因此,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是萧云儒先生提出的这个“形散神不散”的理论构架本身,而并不仅仅是他对这一命题的阐释,更加具有艺术价值和美学意义;即便从后来的阐释者不断全面也不断深化的阐释之中,我们似乎也看出了深藏于其间的某些艺术奥妙。现择若干名家的阐释以明此意:

### (一)翁世荣等先生之阐释

翁世荣等先生在其主编的《文学写作教程》中阐述散文“一般创作规律”时,首先提到的即是“散文要‘散’”:

散文的特点是“散”。不论从形式、内容、技巧等方面来说,它都比较自由,没有很严格的限制。

散文散。它可以运笔如风,自由自在,忽古忽今,时东时西,天南海北,上下左右,虚虚实实;它可以冲破时空界限,增强文章的密度,使散文像灿烂的满天星斗,像美不胜收的盆景;如秦牧、吴伯萧等同志的一些散文,就是这样。

散文散。它可以不拘一格,或小题大做,或大题小作,或微言大义,或言近旨远,说的是身旁事,讲的是知心话,在谈天说地中,让人们受到美好的情操陶冶。<sup>[5]</sup>

这是对“形散”的论述。而对于“神不散”,他们又是这样论述的:散文“主要任务是抒情述志,只要有利于情和志的抒发,什么样的内容、手法、技巧都可运用,这就决定了它的创作有一定的随意性。具体表现在作品中,一篇散文的材料可跳跃,可断续,可松动,可散漫;但不管怎样跳跃、断续、松动、散漫,总得还要遵循一条无形的轨迹——作者的‘情’和

‘志’,这就是‘凝’。‘情’和‘志’是散文‘凝’的最好的粘合力,散文的‘散’和‘凝’最终也就统一在作者的‘情’和‘志’上,这就是‘散’和‘凝’的辩证关系”。这里所谓“凝”实则指的“神凝”,即“神不散”。<sup>[6]</sup>

那么,如何看待这种既对立而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呢?他们是这样讲的:

“散”,正是散文的个性特点,散文的趣味,也表现在这里。但是,光“散”不成文。所以,在强调“散”的同时,也要讲究“凝”。不管你写散文的笔法怎样自由自在,也不管你写的材料是怎样的散,但无论如何,你所写的材料总得能“凝”成一个艺术天地。先秦的庄子的散文,人们一致称赞它是运笔如风,自由自在,谈天说地,想像奇特,可说散漫得很,比如他的代表作《逍遥游》就是如此。但是他的散文“看似胡说乱说,骨子里却有分寸”(刘熙载:《艺概·文概》——引者注)这“尽有分寸”就是说它的“散”是有分寸,有目的,有限度的。《逍遥游》忽上天,忽入地,忽说鹏,忽说蜩与学鸠、斥鴳,忽说宋荣子、许由、接舆、惠子等等,实乃都是为创造一个无己、无功、无名的“逍遥游”的境界服务,这就是分寸和限度,可以说是又“散”又“凝”,而这又“散”又“凝”正是散文创作的一大难点。<sup>[7]</sup>

这段文字以庄子的《逍遥游》为例,说明了散文“形散”与“神不散”的辩证关系。可见散文的“散”是有着“分寸”与“限度”的,也是有着目的性和方向性的,所以,它“散”的是“形”,而“凝”的则是“神”;惟其如此,它才能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艺术天地。

### (二)韩少华先生之阐释

韩少华先生在其专著《散文散论》中,对于比较容易引发歧义的“神”的涵义作了充分的解说:

所谓“神”,主要指的是以作家社会实践为基点,在作品中所反映出的思想倾向、创作意向和思路趋向。“神”,应该是一个活泼的、富于动感的东西,是一个具有明确的方向感的东西。……而这里所说的“思想倾向”,是就作家的整体意识,也就是他对人生、对社会、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即世界观,是做为一篇作品的观念或意识的背景与前提而言的。这在具体作品中或许并不直接宣示,但它却起着根本性的、主导性的作用。这里所说的“创作意向”,是指作家在一篇具体作品中,通过特定的题材所要达到的意图或目的,这是作家整个世界观在这一具体作品中的体现,是他的观念和意识在作品个体中的流露;它往往是与作品主题相一致,甚至是同一的。这里所说的“思路趋向”,是指在创作意向或主题制约之下,作品所体现的作家思维路径,即做为作家构思成果的特定制思维进程,这是主题在作品中得以表现的具体程序。简言之,“神”是作品的“虚”的方面,是需要贯通在一定的实体中才得以体现的。<sup>[8]</sup>

韩少华先生的解说,实际上是把“神”这个概念的内涵作了大而化之的处理,较之将“神”狭隘地解释为“中心”、“线索”或“思想”等,自然更能启发人们全面地灵活地去认识作品中“神”的存在与作用,从而也有助于扩展“形散神不散”论的现实适应性。

那么,如何去看待二者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呢?韩少华先生认为,它们首先表现为题材的片断性同主题的集中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其次,是表现为层次的自由性同思路的确定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再次,是表现为表达的机动性同线索的持续性之间的对立统一。他还举例说,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自始至终保持着时间线索的延续性……。《白杨礼赞》则以作者驱车行进在大西北黄土高原上的进程为序,以空间线索为客观依据……而它们的行文中间如何上下关联,则又是各有巧妙不同的。那么,其间的“关联的灵活性”就意味着“形散”;而“线索的持续性”,则又同“神不散”不无关系。<sup>[9]</sup>

韩少华先生的论述可谓全面:无论从“题材”与“主题”的关系看、还是从“层次”与“思路”的关系看、或者从“表达”与“线索”的关系看,散文创作中“形散”与“神不散”的对立统一都是无可置疑的。应该说,“神”的问题,主要是同主题与思路有关;而“形”的问题,则主要是同题材与结构有关;所谓“形散神不散”,也便主要表现在“主题”、“思路”与“题材”、“结构”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由此看来,“形散神不散”论作为散文创作的一条规律,当是无可置疑的。

### (三)孙绍振先生之阐释

孙绍振先生在《审美形象的创造——文学创作论》第六章“散文审美规范论”第二节的第一小节中写道:

由于散文所叙写的客观材料可以是缺乏连续性、相近性、闭合性的,按格式塔完形趋向律,这些似乎难以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因而,散文的内在情趣就必须在主要特征上是高度统一的,精致的,和谐的。内在的统一可以使外在的不统一化为统一。

情趣的统一所以被称之为神,就是因为它是决定性的。

正因为情趣(神)在内在凝聚力,散文才能是自由地向外部扩散。

从形象的本体来看,情感与趣味的独特性决定了散文的感染力,从文章的结构来说,情感与趣味的统一程度决定了散文的结构完整性。

散文中的情趣处于纲领性地位。<sup>[10]</sup>

孙绍振先生对这个具有关键意义的“神”字作了全新的阐释。他认为这个具有“统一”性的“情趣”其实也就是散文的“神”。诚然,从散文的内在情趣与外在形象的对应关系以及情趣在散文中的“纲领性地位”看,正因为“情感与趣味”“必须在主要特征上是高度统一的,精致的,和谐的”,所以它才成为作品的“内在凝聚力”,才能“使外在的不统一化为统一”。因而,孙先生的“情趣的统一”之说,实在是对散文“神不散”论这一理论表述的极大丰富和发展:因为借着他对散文之“神”涵义的伸展,实在是确立了作家的主体之“神”在散文之“神”中的主宰性的地位,从而也就非常明确地确立了作家在散文创作中的主体性的地位。应该说,这是符合文学艺术创作的规律的。

### 三 反对者言

然而,曾经高高地处在近乎经典地位的“形散神不散”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却受到了人们的广泛的批评。

这类文章很多,现举两位比较典型的批评意见以明其意。

林非先生认为,“形散神不散”论乃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一种封闭的文学创作模式。他在其专著《林非论散文》指出:

要求作品的主题应该明确和集中,这本来也是一种合理的想法。问题是在于如果只鼓励这一种写法,而反对主题分散或蕴含的另外的写法,这实际上就是意味着用单一化来排斥和窒息丰富多彩的艺术追求,这种封闭的艺术思维方式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所致。主旨的表达应该千变万化,有时候似乎是缺乏主题的很隐晦的篇章,对人们也许会产生极大或极深的思想上的启迪,这往往是那种狭隘的艺术趣味所无法达到的。

“形散神不散”这种主张不能不形成自我封闭的框框,为什么“神”只能“不散”呢?事实上一篇散文之中的“神”,既可以明确地表现出来,也可以意在不言之中,这有时甚至比直白地说出来,还要能强烈地震荡读者的心弦。为什么“形”只能“散”呢?形式上十分整齐的近似诗的散文,为什么就不能写呢?事实上这种佳篇是很多的。“形散神不散”的提法,确实是体现了当时一种比较封闭性和单一化的思想气氛,因此才会如此不胫而走。<sup>[11]</sup>

从林非先生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是把这一理论和它所产生的时代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毋庸置疑,这一理论和它所产生的时代确实有着某种这样或那样的联系;甚至当我们看到那个时代作品时,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些带有八股气息的东西,也或明或暗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之下创作出来的。问题在于,这些带有八股气息的东西,其总根源真的就在于“形散神不散”论吗?“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一类事情其实也并不罕见。这一问题,是不是可以跳到“形散神不散”论的圈外去看它个究竟呢?当时那种非常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对于当时人们整个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使得经过那个时代的人至今记忆犹新,更何况对于那个时候的文学创作呢?正如林非先生所言,“神”的表现方式的确应当是各种各样的,绝对不能够只是一种模式——不过,话说回来,这也正是那个年代的人们所难以避免的。所以,关键还是在于,对于这个问题,该去怎么看待。不过,我也发现,即便是这样,林非先生也并没有完全否定“形散神不散”论,并依旧把它作为散文创作的方式之一而加以陈述。

楼肇明先生对“形散神不散”论提出的批评意见比较激烈。他甚至将“形散神不散”说归之于反动之列。他认为“形散神不散”这“貌似理论的理论”,“实在是鲁迅关于散文是‘不妨有破绽’的理论的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动”,“是以牺牲散文作者的主体性为前提条件的,印证一下这个理论所概括的创作实践,那种‘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套路,我们会感到如遇八股制艺起承转合的幽灵般的似曾相识,原来这个理论正是以‘文以载道’和‘唯圣思想’为其衣钵的。”<sup>[12]</sup>这意思是说:“散文就是应该不受约束地散”,惟其如此,这才能弘扬作家的主体性;否则,就难逃“八股”和“幽灵”之嫌。

可以说,楼先生实在是担心“神不散”这三个字会把散文

作家的主体性给葬送了,从而把新时代散文创作的生机给葬送了。其用心之良苦,实令笔者敬重。

从上述富有典型性的批评意见里可以看出来,论者对于“形散”并无太多的责难之词;即便放眼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论界,对“形散”的批评也是少而又少、轻而又轻的。谁都看得出来,火力集中的焦点其实就是那三个字,曰:“神不散”。

真是“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如果“神不散”这三个字被颠覆的话,中国现当代这一颇具民族特色的散文理论大厦将会轰然倒塌。有道是:“神”之不传,而“形”将焉处?

#### 四 “神”可散乎

针对理论界提出的“形聚神散”或“形神皆散”这一类否定“神不散”的新学说,不少人提出了批评意见,并为“形散神不散”说据理力争。张春宁先生的意见有很强的针对性。他说:

从古今中外文学史来看,任何作品的“神”恐怕都不可能太“散”。狄德罗说过:“主题思想如果有力而清楚,它便应该对其他思想处于专制地位。这是一件机器的发动力,它像推动各种天体使它们遵循着各种轨道运转的力一样……”这里的“专制”二字似乎太吓人,但要求作品的主题思想——“神”的主要体现“不散”总不会像紧箍咒一样妨碍了作家吧,相反,它正是从无数作家的作品中总结出来的一条规律。其实,“神”的“不散”(即“聚”)也可以有千差万别的表现形式,比如“明聚”、“暗聚”、“强聚”、“弱聚”、“篇首聚”、“篇中聚”、“篇末聚”等等,无论“形散神不散”的提出者或大多数研究者,都没有把“卒章显志”之类定为标本。至于后来在散文创作中确实出现了相当广泛的模式化、“套路”化,那是另有原因。我们应该批评那种一窝蜂地模仿某位作家的不健康现象,但不应株连一种正确的理论。

如果说“萧论”中的“形散”概括了散文体裁的独有的特点的话,那么“神不散则是所有文体的共同规律。”“形散神不散”五个字,正是把特殊性和一般性、表和里完整体现的精辟概括,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sup>[13]</sup>

在这里,张春宁先生是把“形散神不散”论当作文学创作的一个规律来认识的。应该说,持论是深刻的。

来自文学创作第一线的作家们也发表了他们的意见。如著名作家祖慰曾说:“散文就是将散得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在情感的高温下聚合在一起,让读者的内宇宙里来点热核反应。”<sup>[14]</sup>这就形象地说明了“形散神不散”的道理。他这里突出强调的是真情的作用,正是零点情使散文实现了“形散”和“神不散”的辩证统一。”此论对“形散神不散”说会削弱、窒息作家主体性的责难,可算是一个温柔的回击。

郭乾湖先生甚至将“神不散”和作家的主体性的张扬划上了等号,这实际上就是对“形散神不散”说的最有力肯定。他说:散文的取材、手法、结构、语言,无不体现着“散”即潇洒随意、纵笔自如的特点。但是,所有的这些“散”,归根结蒂,又都是为了表现那“不散”。但这“不散”的神魂却不仅仅是“主题”和“意脉”,更是指作者的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sup>[15]</sup>

他进而指出:真情、真境、真知,这就是散文不散的神

魂。<sup>[16]</sup>

立论至此,“形散神不散”说似乎再难以动摇。我以为,郭论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最大限度却又十分到位地扩张了“神”的容纳力,建立了“神”的开放式的结构体系,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形散神不散”说。可以说,“真情、真境、真知”一语,的确道中了散文之“神”的实质,那就是作者的主体之“神”,正如翁世荣、韩少华、孙绍振等人所论述的那样;然而“真情、真境、真知”仍然是一句比较含糊的话,对作者的主体之“神”虽有触及但略嫌游移。实际上,只须旗帜鲜明地把“神”定位于作者的主体之“神”上,“形散神不散”自可立于不败之地。从美学理论上,“形散神不散”说本是正确的,只可惜好多人包括它的提出者在内,虽然也对此说的真正含义、特别是“神”字的真正含义有所触及,但往往有情不自禁会游移到客体之“神”去了,应该说,这是很可惜的。质言之,“形散”的问题,本是散文的文类特点,对这一点大家的争议不大;而“神不散”,并非指所谓“主题集中,结构紧凑”,乃是作者主体之“神”的凝聚,此“神”在作者的创作过程中,无形地融入作品的每一个语句里——其实这又何尝不是所有文学艺术的共同特点呢?散文有区别于其它文类的自身特点,也有与其它文类的共同之处。在小说、戏曲等叙事性比较强的作品中,读者一般不会触及到作者的主体之“神”,而是感受到作品中的人物之“神”——当然这就是作者那主体之“神”的一种曲折反映;而在诗歌、散文这些抒情性比较强的作品中,作者的主体之“神”也就比较容易直接感受到了,在比较经典的散文作品中更是如此。比如鲁迅的散文名作《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那忧伤、愤怒的主体之“神”,在文中贯穿始终,不绝如缕,与文中的诗歌相互映衬,具体可感。

最后,我不妨打个比方,把散文比喻成《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本卧龙散淡的人。”虽然诸葛亮“散淡”,却丝毫不会影响到他那熠熠生辉的形象,原因再简单不过了,也就是因为有诸葛亮那道骨仙风的主体之“神”在。

最后,笔者愿以方道先生的精辟论断作结:“形散神不散”(或称之为“形散神聚”、“形散神凝”),的确可以用来概括散文“形”“神”之间的自然和精巧、挥洒自如和细针密线、信手拈来和刻意追求、信笔所致和别具匠心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说它是散文的一大特点也未必过分。如果我们抛开对它的误解和偏见,就不致于轻率地否定它。<sup>[17]</sup>

#### [参考文献]

- [1] [2][3][4] 萧云儒等. 笔谈散文[C].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62. 12.
- [5] [6][7] 翁世荣. 文学写作教程[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9. 75-76. 76-77.
- [8] [9] 韩少华. 散文散论[A]. 中国写作研究会华北分会. 写作论[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4. 4.
- [10] 孙绍振. 审美形象的创造——文学创作论[M].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 10. 531-532.

(下转第95页)

显然,沈从文笔下形式与内容的张力使他的文本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中心主义的一元论思维范式,最终回归到历史的有待拆解的本真领域。他笔下的现代性世界从来不是单一的,中国当时文化生态的特殊性催生的只能是以单一的线性思维模式为依据的激进型现代性,而沈从文对此却表现得不屑一顾。在他的文本中,我们读到的是对现代性全部复杂内涵的解读:包括现代性的自反特质(即反思性)和对人性本体的认真态度。在这个意义上,用“撑拒”来描述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显然是一种误解,沈从文那些看似具有田园牧歌

的桃源风格似的小说并非单纯的封闭结构,而是以一种别样的“抒情—反讽”模式达成与现代性的和解。

## [参考文献]

- [1] 沈从文.水云集·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A].沈从文文集(第10卷)[C].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 [2] [3][4]沈从文.萧萧[A].沈从文小说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20-21.11.19.

## Reconciliation behind the Confrontation

—A reaseach of modernity of Shen Congwen's Novels

GUO Jia - wei, WANG Geng - y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On the one hand, Shen congwen's work reveals "shoring - reject" form,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ternal complexity and ambiguity of his work leads to a "reconciliation" gesture. In this paper, we try to find the variety of interpretation of "Xiao Xiao".

**Key words:** Shen Cong - wen; the novel xiaoxiao; confrontation; reconciliation

(上接第86页)

- [11] 林非.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A].林非论散文[C].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8.
- [12] 楼肇明.文化接轨的航程[A].王朝的前影[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 [13] 张春宁.关于“形散神不散”的是是非非[J].文艺评论,1999,(4).
- [14] 徐成森.散文本体论[J].散文,1994,(5).
- [15] [16] 郭乾湖.“形散神不散”新论[J].厦门教育学院学报,1999,(2):18-21.
- [17] 方道.散文学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85.

## On the Disputed Theory of Appearance - spirit of Prose

MA Han - qin, LIU Biao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0,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loose appearance and not loose spirit" becomes a great bright point to the theory constriction of Chinese prose in the modern times and the present age. It began preading when it was raised. It may summarize the dialectical and unified relation of prose's appearance and spirit, which is natural and ingenious, free and meticulous, at will and sedulously strive, strolling about aimlessly and having originality. It's a notable peculiarity of prose.

**Key words:** the theory of appearance - spirit of oprose; loose appearance and not loose spirit; essence of prose